

记忆深处

铁道线上的除夕夜

似水流年

烤火盆

1979年12月,我从石家庄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,分配到北京铁路局邯郸机务段,成为一名年轻的机车乘务员。

1980年除夕,晚饭刚过,叫班员便通知我出乘。按规定,机车乘务员须提前两小时准备:21点发车,19点叫班,半小时换装、带饭、办理出勤,再用1小时整备机车,提前半小时将机车出库到车站等候。21点,列车准时从邯郸站开出,沿京广线南行至马头站,准备牵引一列空车前往峰峰煤矿待装。单机行驶途中,沿线村庄已响起阵阵鞭炮声。我站在司机室左侧协助瞭望,不禁想起远在家里的父母

和姐姐,不知他们是否已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。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,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亲人在外过年,心里满是思念。

在马头站挂上空车后,我们抵达峰峰站煤矿专用线等候装车。原以为装完车送回马头站,就能返回邯郸退勤,可就在即将完工时,调度命令传来:列车不再返回马头站,改去磁山站牵引一趟临时加开的煤车回邯郸。

夜色渐深,列车驶向磁山。远处山下,煤矿、洗煤厂、陶瓷厂灯火点点,如繁星闪烁,不时升空的烟花,为除夕夜添了几分喜庆。快到和村站时,附近山

村鞭炮声此起彼伏。韩司机长掏出怀表看了一眼,高声对我和副司机李师傅喊道:“伙计们,新春快乐!”我们齐声回应,小小的司机室里,瞬间充满了暖意。

抵达磁山站后,李师傅下车引导挂车,试闸完毕,出站信号已亮起绿灯。回邯郸是连续下坡道,重载列车需要频繁制动控速。副司机在右侧紧盯前方瞭望,我则负责适时添煤、看好炉火,三人分工协作,平稳驾驶。快到林村站时,进站信号突然变成黄灯。李师傅轻声说:“邯郸站接不了车了。”邯郸站连接京广干线,春节期间车流密集。

我们在原地等候了3个多小时,出站信号才终于开放。

等列车安全返回邯郸,入库、擦车、办理完退勤手续时,天已蒙蒙亮,正是大年初一。真正是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。那个跨年夜,我在轰鸣的机车里,在绵延的铁道线上,迎来了新的一年。

每年除夕,当千家万户围炉守岁、欢声笑语时,总有无数火车司机坚守在岗位上,穿梭在夜色里,奔驰在铁道线上。他们用一趟趟安全平稳的运行,守护着万家团圆,也书写着属于铁路人的平凡与坚守。

楚世英/文

20世纪60年代,我的童年是在井陘县深山里度过的。每到北风凛冽、滴水成冰的寒冬,最暖人的莫过于那个摆在土炕上的烤火盆。尽管它的模样算不上美观,但盆中的烟火却驱走了严寒,给一家人带来融融暖意。

记得家里那个烤火盆是父亲用红土泥捏制的,盆沿磨得圆润光滑,盆底积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。每年一过立冬,父亲便会拿出烤火盆,备好柴火。到了数九寒冬,就先用柴火做饭,等柴火烧至七八成时,再将烧红的木炭掏到烤火盆里,端上土炕。不大一会儿,火盆炙烫,热气迅速向四周扩散,温暖了整个窑洞。这时,一家人便围坐在烤火盆边。父亲爱吸旱烟,只见他把一小撮烟叶装进烟袋锅,往火盆里一凑就点燃了,一口一口地吸着,十分惬意。母亲把洗净的红薯埋进火堆,不多时,甜甜的香气便飘了出来。我们小孩子一边吃着烤红薯,一边听父母讲村里的老故事和家史,其乐融融。

火盆的暖意,不只是暖了手脚,更暖了人心。邻里乡亲来串门,父母总会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到炕边烤火,还递上一把自家炒的南瓜子,家长里短地聊上一会儿。屋外天寒地冻,屋里烟雾缭绕,小小的烤火盆,就这样把一家人和邻里的情谊,烤得热乎乎的。

如今日子越过越好,空调、电暖器进了家门,可昔日用粗糙的烤火盆取暖的情景,仍时常在脑海中浮现,成为我独有的冬日记忆。

李忠勇/文

图说往事

同桌留念

朝花夕拾

理发

故乡有句老话:二月二,龙抬头。据说在这一天理发能鸿运高照,因此这一天理发店的生意格外火爆。

记忆中,我家隔壁有一间理发店,面积虽小,却被理发师傅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墙壁上的石粉有些脱落,但贴着一张漂亮的明星挂历,像磁石般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。理发师傅老张年逾六十,他总系着一条灰色围裙,上面密密麻麻沾着细碎的发渣。老张的理发手艺精湛,无论男女老少,经他之手剪出的发型,无不令人称赞。

七岁那年的二月初二清晨,母亲催促我早点去理发,说理发的人多,得排队。我一点也不愿意去,因为我怕理发师傅那锋利的剪刀不小心剪到我的耳

朵,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头发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。可母命难违,我最终还是去了理发店。“小朋友,坐这儿。”我到得早,成为老张师傅的第一位顾客。他指了指那把略显破旧的理发椅,示意我坐下,紧接着,动作熟练地给我围上一条洁白的围布。

老张师傅拿起一把梳子,轻轻梳理我的头发,动作轻柔。梳子在发丝间穿梭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随后他放下梳子,又拿起一把剪刀,剪刀闪着银光,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“别紧张,一会儿就好啦。”老张的声音温和又亲切,我点点头,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不多时,狭小的理发店里陆续来了很多顾客,成年人的交

谈声、孩子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。很快,老张停下剪刀,拿起一把小巧的刷子,轻轻扫去我脖子上的碎发,刷子的细毛扫在皮肤上,痒酥酥的,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剪完头发,老张拿起一面镜子递给我,笑着说:“看看发型,喜欢吗?”我迫不及待地看向镜子,焕然一新的模样让我心花怒放。离开时,老张还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给我,和蔼地说:“奖励你理发时很乖,和爷爷配合得真默契。”

徐成文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85年7月,是我在河北正定师范学校(今河北正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)毕业之际,与同桌杨同振的珍贵留影,照片右侧,便是彼时的我。

近日,我重回母校,循着记忆漫步校园,中午还随学生们一同排队打饭,熟悉的场景里,学生时代的纯粹时光恍若昨日,万般感慨涌上心头。

康立新/文并供图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友善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人福我福

梧桐画社供稿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漫画周刊
中国网络电视台